

四隻飛舞的蝴蝶

楊 亭

——我看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的四本兒童詩集

前 言

民國六十四年初，「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」揭曉，出版了兩本兒童詩集「媽媽的心·春」與「兒童詩集佳作選」，為兒童詩園種植了一片綠茵的草地，這以後，教育廳出版了一冊「小河唱歌」，將軍出版社一口氣出版了四本「中外兒童詩選」……風起潮湧，熱鬧非凡。六十五年初，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再接再勵出版了二本兒童詩集，「有翅膀的歌聲」和「蝴蝶飛舞」，前者是第二屆洪建全兒童詩創作獎的得名作品，後者則為佳作選集。

這兩年之間，兒童詩在社會各階層發生許多尖銳的迴響；報刊雜誌、學校社團、詩刊，乃至於學校裏的兒童本身，許多人熱烈而誠懇的討論兒童詩。「笠」詩刊第七十一期甚至在兒童詩園之外，另關了一個「兒童詩的創作問題專輯」，專注且深入的討論兒童詩的創作問題。從各地刊登的兒童詩作品看來，不但成人寫的兒童詩是一次大豐收，連孩子們寫的詩也進步許多。曾妙容說過：「兒童詩到最後應該是交給孩子們來寫。」（笠詩刊七十一期）

我們盼望着這麼一天，使兒童詩園成為孩子們徜徉的草原。

翩翩飛舞的蝴蝶

在兒童詩熱烈推展的初期，有許多作品相互受到影響，這是在所難免的。目前的兒童詩仍流行着一種公式化的造句法：

○○像△△

○○是△△

關於這個造句法，「笠」七十一期上面，已有白沙堤先生對之論述甚詳。我要特別說明的是：像這種句法，以聯想的事物爲比喻，簡單而明瞭，本來是一種極容易使兒童接受的表現法，但是，一味的故計重施，使得兒童詩到處是公式化的句子，就不免失之太濫了。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出版的這四本詩集中也可看到不少這類句子，例如「蝴蝶飛舞」裏：

媽媽的眼睛；

是我的體重計（三十二頁）

鏡子是個大魔術師（二十六頁）

小時候的回憶像鞦韆（二十二頁）

白雲整天像頑皮的孩童（七頁）

並非這種手法不好，而是大量的使用這種「明喻」的技巧，容易使孩子們在創作及欣賞時，產生觀念上的誤導，尤其這種寫法因爲簡單明瞭，容易學習，孩子們在不知不覺中就受了影響。我統計了笠詩刊七十一期的「青藍童詩園」，其中國小兒童的創作共十首，竟然有九首是採取這種寫法，這九首詩的童心與詩趣都無可置疑，但是，却像在同一個模子裏翻印出來的一樣。我無意責怪孩子們，事實上他們是受了成人的誤導，因爲連成人們都津津樂道於這種寫法。再者，此種技巧如果稍加變化，使用高明，也不乏佳作產生。例如「媽媽的心。春」中黃基博的「爸爸的臉」：

爸爸高興的時候，

臉上有着爽朗的神情，

像晴天裏的大太陽；

爸爸生氣的時候，

臉上有着鬱悶的神情，

像陰天裏的烏雲。

爸爸的臉是氣象臺。

就文學技巧而論，聯想的想像，通常有二種，一種是基於類似點的想像，這是「比喻」；另一種是基於相反點的想像，這是「反比」（詳見趙影深。文學原論）。「爸爸的臉」一詩巧妙的併用了比喻與反比。以陽光及烏雲為喻分別形容爸爸臉上陰晴不同的神情；而由爽朗的神情推及鬱悶的神情，由晴天的太陽推及陰天的烏雲，這都是基於相反點的聯想，也就是所謂「反比」。更重要的，這首詩顯現了兒童十足的童心，「爸爸的臉是氣象臺」一語，表現了孩子稚氣的結論。看着爸爸高興或生氣的臉色，這是每個兒童的普遍經驗，因此，這首詩更喚起了兒童一致的舊經驗。「媽媽的心·春」是「第一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」的得名作品，共收了黃基博與謝武彰二位先生各十八首詩。作品的風格與技巧都有相當程度的統一。黃基博的詩以童趣見長，通常都用敘述或演繹的方式，層層推演，最後以一句兒童稚氣未脫的問話或結論作結束。例如他的「鏡子」：

奇怪！鏡中的我

怎麼是右手戴手錶呢？

右頰上的一顆黑痣

怎麼會跑到左頰上去呢？

我知道了：

我的右手就是鏡中的左手，

鏡中的左眼就是我的右眼。

鏡中的事物都是相反的。

但是醜陋的我，

怎麼沒有在鏡子裏變得俊美呢？

類似這種演繹手法的詩還有「夜」、「媽媽的相片」、「鏡子裏的我」、「雲」、「風」、「跟太陽」玩、「影子」等等。在謝武彰的童詩裏也不約而同的有這種表現技巧，例如他的「口袋」、「毛巾」、「撲滿」、「燈」、「時鐘」等。下面一首是他的「時鐘」——同樣是以稚氣的問句結束：

時鐘記性很好

每天提醒大家

該起床了

該上學了

該吃飯了

該遊戲了

該休息了
該睡覺了

大家都聽他的話
真奇怪啊

誰來提醒他呢？

謝武彰的童詩還有一個明顯的表現模式，他經常在「比喻」之後，又來了一個「類比」的句子，雙重的變化暗蘊在童趣洋溢的短詩中，簡短中更見其微妙。例如「琴」：

柳樹是一把奇妙的琴
風吹過

就演奏着好聽的歌

媽媽也是一把琴

我要睡覺時

也唱着好聽的歌

像這種先以「○○是△△」的明喻起筆，緊接着藉「○○也是△△」順勢一轉，帶入詩的主題，正是謝武彰慣用的技巧。他的「澆花」、「梳子」、「煙囪」

等詩，用的都是這種技巧。

謝武彰的童詩最善於表達兒童的情緒：高興的、疑問的、淘氣的、憐憫的。例如他有一首「手套」，寫兒童在冬天的時候，手上帶着媽媽織就的手套，感覺到好像被媽媽的手握着，不但手掌溫暖，心裏也感到一陣溫暖。這首詩寫由手到心的溫暖，本來可以到此結束，但是筆鋒一轉，卻寫他的同學小明：

小明沒有媽媽

小明也沒有手套

我要請媽媽織一雙送給他

好讓他的手也有

媽媽的手緊緊的握着

他的手就不會凍壞了

他的手會很溫暖

他的心裏也會很溫暖

寫孩子對同學的憐憫心情，表達兒童與生俱來同情孤弱的天性，真是入木三分。詩人詹冰說：「兒童詩的作者要有詩心、童心、愛心。有詩心才成詩，有童心才成兒童詩，有愛心才成一首好詩。」（笠詩刊七十一期）。誠然！謝武彰的這首「手套」真是三者俱備

黃基博與謝武彰在創作上都有某種慣用的手法。

這種慣用的技巧只要適可而止，不沿襲成風，或者只要不遭人剽竊，演成兒童詩的固定模式，則正足以形成其個人獨特之風格。林良先生說：如果寫童詩也一定要依循一個「式子」才行，那麼，那個「式子」最好是你自己的「私式」。

「有翅膀的歌聲」是第二屆的得獎作品。內容包括四輯。第一輯為第一名的風美村先生作品「有翅膀的歌聲」。其餘三輯為佳作選集，作者分別為方素珍、詹朝立、袁則難。本集的特色是得獎的四位作者風格各異，即使是自己的作品中，也能保持不同的面貌，詩想與技巧較富變化。尤其是第一名的風美村，得獎的廿一首作品，幾乎篇篇都能使用不同的技巧，採取不同的角度，呈現作品的多面貌。同時，他能廣泛的引用「語詞」入詩，又不失其童趣。以他的這首「黃昏」為例：

弟弟坐在門檻上猜想

明天是晴天還是雨天

薄暮的時候到了

夕陽的餘暉坐在門檻上

慢慢把弟弟猜想的問題

縮短再縮短

最後夕陽自己覺得不好意思

躲進山後羞紅着臉不敢出來了

夜就用朦朧的巨影

在各處寫下這件事

詩中譬如：薄暮、夕陽、餘暉、羞紅、朦朧、巨影等，都不是兒童的口語，而是「語詞」。使用語詞入詩，其好處當然在於能使孩子吸收新的詞彙，豐富孩子的知識；但也因為語詞本身原有的固定意義，較不易生動的表達童心與詩趣，此為其缺點。風美村能在使用語詞之餘，又不失其詩趣，實在是他高明之處。

小小的建議

第三屆「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」已經揭曉，作品選集應是不久即可推出。我們相信有了前兩屆的豐收與經驗，第三年的作品選集將是更為精采。在看過前二屆兒童詩部份的四本詩集之後，我有二點小小的建議：

妙容說得好。

x

x

x

一、趙國宗先生的封面設計與插圖皆令人讚賞，尤其插圖部份能以成熟的筆致，作稚氣的表達；所繪之插圖又多能符合原詩主旨，有畫龍點睛之效。但是四本詩集中，只有「媽媽的心·春」與「有翅膀的歌聲」繪製插圖，其餘二本佳作選集則一為空白，一為簡單重複的線條圖案，實在有厚此薄彼之憾。在紙張、裝訂、印刷及字體方面大致理想，唯佳作選集「蝴蝶飛舞」之字體稍小，如能改進則盡善矣！

二、連續三年的兒童詩獎徵文，對象都是成人，成人而肯為兒童文學盡心盡力，其精神與苦心自然令人欽佩。但是，如果孩子們也能寫很好的兒童詩，為什麼我們不鼓勵孩子們參加比賽呢？兒童可以參加音樂比賽、美術比賽、田徑比賽……理所當然也能够參加兒童詩比賽；何況，兒童詩這是再合理不過的事；當然，成人也並非就此撒手不理兒童詩。我建議：兒童文學的創作比賽可分兩組，一組仍由大人們應徵，另一組則專由兒童參加，鼓勵孩子們創作。

「兒童詩到最後還是要交給兒童自己來寫」，曾

兒童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片空白，我們應該在這方面努力的事情太多了，很高興看見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這樣的機構出來推動這件事，而且還孜孜矻矻的做了三年，當然，還會繼續推展下去的；為了不讓我們的兒童文學在歷史上繼續空白，為了這一代的兒童們，且讓我們握緊筆桿！



地上的雲

簡宛著

地上的雲 (再版)

簡宛著

定價40元

「地上的雲」承續「葉歸何處」的閃亮，一樣地洋溢著生命力，一樣地充滿愛心，當然也一樣地讓您感到一股躍然的悸動，而且比以前更恆久。您若看過「葉歸何處」，更應該看「地上的雲」。